

日本历史

上册

〔日〕井上 清 著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在注
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の歴史上

1963年3月25日 第1印刷発行

1963年4月20日 第12印刷発行

著者 井上 清

発行者 岩 波 雄 二 郎

発行所 株式 岩 波 書 店
会 社

内部读物

日 本 历 史

上 册

〔日〕 井上 清 著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3/4 插页 2 字数 160,000

一九七四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七四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6,750

统一书号:111072·12

每册: 1.00元

本书体例

一、人名，凡一个人有过多种姓名，或有别名及其他等等，主要只使用一个最为熟悉的名字、别名或通称。

二、地名的写法，一律使用现在通用的写法（如大坂一律写为大阪）。

三、遇有人名、地名、事件名称及其他等等，只就著者认为一般读者不易理解的事例，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标音文字。

四、年代，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元年数；年号，只有特别必要时，如一事件的历史名称与当时的年号有关时，才在公元下面用（ ）号加以注明。

五、引用史料原文，或将假名改写为汉字，或将汉字改为假名，或者译读汉文，或把历史假名改写为现代假名，不一定拘泥于原文。总之，以力求不失原意，便于读者理解其意义为原则。

序

任何人都为历史所孕育，在历史中生活，并用某种方式创造历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此都能够认识。我们只有认识了孕育自己并在其中生活的历史的时候，才能够自觉地、合乎目的地参加创造历史。

在现代日本，国民对于历史非常关心，这是生活在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的人们想要自觉地参加创造历史的表现吧。历史学家对于国民的这种关心必须有所反映。于是，出版了叙述方法和历史观点各不相同的大量的日本历史书籍，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所以勇于把这部书公诸于世，也是有我个人的雄心和目的的。

第一，我要阐明从原始蒙昧时代到现代文明时代，创造和推动日本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并想对日本历史起过影响的一些条件（如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地理和自然条件、偶发的各种事件等

等) 进行具体的探索;

第二, 要明确指出日本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 以便各个时代的形态和后一时代继前一时代而发展的整个历史演变的概况, 一目了然;

第三, 要统一地掌握日本历史同其他一切民族历史所共有的人类历史的共同性, 和确为日本历史所独有的特殊性;

第四, 在明确了上述问题之后, 要进而综合统一地说明我们历史上有关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各个侧面, 并在历史的基础上正确理解现代社会; 同时对于我们的将来, 即为规划出具有科学根据的远景有所贡献。

以上各点, 是我企图在这部书中要实现的。这就是我在学术上所具有的抱负。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历了政治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急剧变化, 现在表面上天下太平, 但在深处仍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这样, 在国民之间, 对于日本历史形态的看法便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甚至是对立。在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 在统治阶级和觉醒了的人民大众之间, 对历史形态的看法是不同的。不用说, 我是站在新一代

和觉醒了的人民大众所具有的对崭新历史形态的看法这一边的。

但是，最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陈腐的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历史形态，经过一番修补和乔装打扮，又很快地出现在历史舞台。文部省（文教部——译者）通过历史课本的编审工作，在这方面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例如：在讲授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时，只许说这是“国际地位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是对于陈腐的历史形态一概否定，或者说“这种东西可以置之不理”，那是不能发展科学的、大众的、新的历史形态的。陈腐的帝国主义的历史形态在人民大众头脑中仍有其残余，所以只有用新的历史观点，把形成历史形态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和人物给予科学的、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令人心悦诚服地认为“怪不得，这件事原来是这样的”的时候，旧的历史形态才能从内部予以克服，新的形态才能作为国民的历史发展起来。

我希望这部书，成为接近于国民的历史，哪怕是接近一步也好。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任务，靠你这样的人

完成得了吗？”我虽然是一个历史界的无名小卒，但勇于向着这个目标倾注全力前进，这不也是愉快的事情吗？

我参考了很多书籍和论文，不外是学习了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只是把其中已经阐明的史实，用我的全局观点加以解释和编写而已。

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里，受到岩波书店《新书》编辑部各位的大力帮助。特别对于堀江铃子先生、田村义也先生是感谢不尽的，在此特致谢意。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井上 清

引 言

——日本历史的发展和时代划分

从可以追溯的历史最古的时代起，到现在为止，我们日本人都是一个单一的种族，在同一个地区，即现在的日本列岛上生活的。其间，虽然也和一些其他种族有过混血关系，但是，既没有因征服和被征服所引起的种族变化，也没有大规模的同化。从原始的蒙昧时代直到现代文明的第一流水平为止，日本人的社会和文化是没有间断地连续发展下来的。这是日本历史最大的特点之一。

直到公元三世纪，当时日本社会几乎还是完全孤立列岛上。从那以后，通过朝鲜接触了中国的文明，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四至五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这种情况如果和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的人类文明发祥时代比较，落后了二千年到四千年以上。和希腊、罗马的古典古代文明时期相比，

也落后了一千年左右。

在进入文明时期以后，日本社会的发展速度，虽然有时急剧前进，有时停滞不前，但从整体来看，还不是缓慢的。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日本现在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明国家。这种发展的推动力量，在于人民坚持不懈的勤劳生产和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关于这一点，通过阅读这部书将可以明了。由于当时日本人贪婪地学到了朝鲜、中国、印度以及后来的欧洲的先进文明，就使得日本历史的发展异常迅速，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日本人到目前为止，并未作出什么巨大的系统的超越世界文明的成就，而经常是模仿先进的文明。这件事似乎应以自卑的口气加以叙述。但是，在交通工具不象现在这样发达的时代，日本是经常孤立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区的。处于这种状态下，日本人能够摆脱极为落后的野蛮阶段，这当然只能是经常吸收先进文明的结果，而吸收先进文明这件事，恰好证明了日本人的生活能力。

但是，从阶级社会的出现直到近代，先进文

化的传入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传入的文化是由上层渗透到下层的。统治阶级吸收外国文化作为他们的统治工具。在日本，人民直接地经常地和外国往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许多外国人到日本来和日本人民进行广泛的接触，也是不许可的。这是由于日本是岛国这一地理条件，所以使得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在某些情况下利用政府的权力，易于禁止人民同国外来往的缘故。

只有在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初叶，即封建统治阶级还未能建立名副其实的统治全国的坚强权力的时期，部分人民才有时以所谓倭寇身分、有时以和平的殖民者以及商人身分，往来于朝鲜、中国、东南亚各地；到十六世纪，日本人又和来到日本的欧洲人进行一些交往。在这时产生了日本文化新发展的萌芽。但是，随着严密的封建统治的建立，统治者又立即采取了锁国主义。这样一来，对于外国文化，并不是由人民群众通过整个生活、既用头脑又通过实际行动来进行学习，而是由知识分子通过书本来学习的。直到现在为止，这仍是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

到近代发生自由民权运动，才同当时的统治制度相对抗，从下层、从人民方面向欧美的民主主义革命学习了变革社会的思想和理论。但是，这时候，在欧美各国进行过民主革命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保守的统治阶级。他们已经不是日本民主革命的支持者，相反地，他们已经和迅速资本主义化的日本统治者站在同一立场了。日本执政者、官僚、资本家以及他们御用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受到欧美统治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学习了近代的统治技术和生产方法。直到后来，在工人阶级进行革命运动的时候，日本人民吸取外国文化，才不仅通过书本，并有了和外国工人阶级进行直接联系的开端。然而直到现代，日本人民同世界工人阶级的文化交流仍然不是那样容易的。

日本吸收先进文化的工作，几乎完全为统治阶级所垄断，这使日本社会的新旧文化始终交错并存，产生了文化的多元化；并使日本社会的变革不能是一举来自下层的革命，而是来自上层的一点一滴的改良的积累。这是形成日本历史发展特点的重要因素。

一般说来，后进社会吸收先进文化的时候，在其社会里，因吸收先进文明而更为前进的文化和旧有的落后的文化，在某一期间同时并存是难免的。公元前三世纪末叶，还不知道正式农耕的新石器时代的日本社会，已从外部传来了水田农业和拥有铁器的文化，从这时起，新旧文化开始并存，产生了文化的多元化。在先进社会里，石器时代和金属器时代已有了较清楚的区别；金属器时代也从青铜器阶段过渡到铁器阶段。但日本社会，在以石器为最主要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铁器和青铜器却突然同时进入日本。在那以后的几个世纪，石器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到公元四世纪前后，已经是阶级社会了，铁器成为极端重要的财富，它和生产技术人员一道，被王族和贵族所独占，并成为他们把人民作为一种奴隶（部民）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而劳动人民常用的主要工具，仍是石镐、石镰、木镐、木臼和木杵等等。这一阶段，很难断定它是石器时代，还是铁器时代。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如上述铁器例子所示，统治阶级走在人民之前，抢先用先进文化武装了

自己。不仅在物质方面，就是文字、佛教、儒教、法律制度也莫不如此。而统治者不论在物质方面或者精神方面，却经常使人民停留在落后状态。不仅古代和中世纪如此，就是明治维新时期也是如此。明治政府本身向西洋学习了各种最先进的统治技术和生产方法，而对人民吸取西方的自由和民权思想——近代文明的基础，却进行了坚决镇压。这种吸收文化的方法，造成了日本文化一开始就具有多元性并能够长期持续和扩大下去的根本条件。但是，如果让从事生产的群众停留在落后状态，那么，统治阶级本身不管怎样洋气十足，他们本身也是不能彻底转变为先进的。他们为了有效地统治群众，他们自身就必须保护和维持落后的思想、信仰以及旧的血缘关系那样的落后关系。例如走向现代科学文化尖端的原子能研究所，在举行奠基仪式时，却进行了近似原始万物有灵论的信仰神社的祓除不祥的仪式。又如使天皇相信自己是“现人神”^①并使人民也相信的这种自古以来的传统被打破以后，天皇却滑稽地

① 现人神：意为临凡的神。——译者

凄惨地宣布自己不是神，这仅仅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上面叙述的文化多元化的情况，也适用于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尽管统治阶级使用先进文化武装自己，但从事生产的是人民群众。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必然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推动历史前进。但这并不是自然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从事生产的勤劳大众同依靠旧的生产关系来维持权力和财富的统治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我国的历史也和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这种变革的推动力量在于群众（群众的具体含义，因历史时代而不同。例如在古代，地主也是群众，在封建社会，资本家也是群众）。但来自下层的变革却未能一下子开展起来。为了对付来自下层群众的这种斗争，由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由中间阶层所进行的社会改良占据了主导地位（此事将在以后各章进行具体分析）。这一问题和上述日本文化的发展情况，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是这样，在日本社会，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原始公社并未彻底瓦解，而且利用

了公社的形式作为阶级统治的机构。

古代天皇制（奴隶制社会）瓦解的时候，也不是象欧洲日耳曼人消灭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而建立了封建制社会那样，即由外族入侵，消灭了日本奴隶制社会，而主要是在日本社会内部，旧的统治阶级或者中间阶级在对付奴隶性质的劳动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过程中（其基础是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地转化为农奴主的。因此，奴隶制和农奴制在几个世纪中难于区别地混杂、并存和结合在一起。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虽然条件同上述有所不同，但也同样不是一下子就进行了革命的变革。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之所以不断地有所争论，其原因就在于此。此外，在日本，产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究竟是什么时候确立的？这个问题也有各种说法。就是这样，有的部分资本主义已深入发展，而其他部分还广泛地存在着封建的经济制度和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

由于日本历史是如此发展的，所以对日本历史进行科学的时代划分是很困难的。

在近代的历史书中，最通用的时代划分方法是采取政权所在地或者当权者的家名，用这些来称呼每个时代。这乃是否定日本历史在世界史中的共通性，强调日本历史的特殊性，也就是由夸耀“国体的精华”的历史观而来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便把古代天皇政权尚未定都，而一代一代在大和平原^①流动的时代叫做大和时代（约为公元四至七世纪）。以此为开端，以后划分了奈良时代（公元710—789年）、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室町时代（公元1336—1573年）、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68—1598年）和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

如果采用这种划分方法，那么，江户时代以后，就只好叫做东京时代了。但并不如此，而是根据年号，称为明治时代（公元1868—1911年）、大正时代（1912—1925年）和昭和时代（1926—）。又因江户时代是德川氏掌握政权，所以也叫德川时代；同样地，室町时代也叫足利时

① 大和平原：今奈良县一带地方。——译者

代。这么一来，镰仓时代又可以分为源（赖朝）时代和北条时代了。但又不如此，而室町时代的末期也称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采取织田和丰臣的姓氏，也叫织丰时代。这些并没有什么原则根据，不过是以统治者为转移而叫做某某时代罢了。虽说天皇的都城已经由奈良迁到京都，但社会状态和政治结构以及文化并未发生什么划时代的变化。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可以说是在迁都到平安京^①以后，经过一个世纪以上的十世纪之初，即所谓平安时代中期开始时发生的。

不过，这种划分也有些便利之处。由于镰仓、室町、江户等三个幕府都分别具有封建制的独特的结构，所以可以把它们各自看做一个时代。平安朝为武士阶级尚未取得统治的时代，从这种意义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概念。但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在叙述日本历史时，这种时代的称呼被广泛地使用着，所以在本书的《时代划分一览表》里，也写进了各种时代的名称。

① 平安京：今京都。——译者